

都柏林 — NRO/ASO 与 ICANN 董事会联合会议  
20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 16:45 至 17:45 IST  
ICANN 第 54 届会议 | 爱尔兰都柏林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欢迎大家。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在与各选区开会。但大家都还挺精神，并且热切地想继续讨论，这是个好现象。

我已经养成介绍新董事会成员的习惯了。还有没介绍到的吗？没有了吗？哦，露丝薇斯 (Lousewies)、利托 (Lito)，罗恩 (Ron) 在不在？

哦，罗恩在那边。

>> (不在麦克风前。)

史蒂夫·克罗克:

没有。好了，大家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下。他们已经进入角色了，而且很活跃，很高兴他们能加入我们。你们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阿克塞尔·鲍里克 (AXEL PAWLIK):

我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阿克塞尔·鲍里克。我是 RIPE NCC 的总经理，今年我还担任号码资源组织的主席。

---

*注释：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路易·李 (LOUIE LEE):

大家好。我是路易·李。我是 ASO 地址理事会的主席。

吴国维:

我是吴国维，受 ASO 指派来参加会议。

雷·普拉扎 (RAY PLZAK):

我叫雷·普拉扎，我是一名将在未来离任的董事会成员。

史蒂夫·克罗克:

每当有董事会成员离任时，我就会安排和他们吃顿饭，所以我在介绍新董事会成员时，通常会把他们说成“将在未来离任的董事会成员”。

本次会议的议程准备好了吗？

阿克塞尔·鲍里克:

本次会议议程的议题很少，只有几项，都写在屏幕上。

董事会提名期、CCWG 成员差旅补助、IANA 管理权移交流程，以及有关 ICANN 问责制的一般性讨论。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特别感谢主办机构批准了我们使用稍大一点的会议室的请求。

[笑声]

史蒂夫·克罗克:

恐怕已经没有空闲的更大的会议室了，我们就在这里凑活一下吧。

[笑声]

现在开始按你的安排讨论各项议题吧。

阿克塞尔·鲍里克:

好。有人要就董事会提名期发表意见吗？

路易，是你要发表意见吗？

路易·李:

是的。

阿克塞尔·鲍里克:

有请。

路易·李:

非常感谢。

董事会选举已进入提名阶段。这一阶段将到 12 月中旬结束。我们准备在 5 月中下旬宣布选举结果。

大家是否希望我们选举某些特定类型的人？

吴国维:

像雷 (Ray) 那样的。

史蒂夫·克罗克：

感谢你的意见。

说真的，关于要选举什么样的人，请大家注意听我下面的话。

成为董事会成员是一件很严肃的工作。从理想化角度来说，我们需要选举在组织、管理

以及 ICANN 事务运营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人。我们每年要经手 1 亿多美元资金，要管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 300 多名工作人员，要在全球范围内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最好选举在这个层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

这事有点复杂，因为我们可能自然而然地希望从机构群体内部的 SO 和 ALAC 中选人，从社群中选人，而大家通常不会考虑从这个群体中选择组织董事会成员。

大家提名的人毫无疑问都会是技术方面的专家，有技术专长当然是一个优势，

但他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角色，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个时间可能会比大家料想的更长。我们有很多杰出人才一起共事，我

们的组织富有凝聚力。虽然成员个体之间存在各种差异，但大家讲究团队合作。

我们也乐于看到董事会成员在地理位置、性别、语言等方面变得多样化，这些都是有益的。然而，我们最看重的良好思维习惯、怜悯之心以及相关技能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被选举出来的人不能在就任后还表示“嗯，我这就从头开始学习吧。”他们最好已经具备这些素质。

我也说不清楚。大家是否愿意就自己的经历说几句？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有什么顾忌。

雷·普拉扎：

史蒂夫，我根本不需要一个任意球。你知道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地址支持组织指定的人得知道 IP 并不是知识产权的意思。

[笑声]

而且愿意切实地付出时间帮助解释各地区注册管理机构为何履行其职

责，并作为 ICANN 和董事会的支持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家了解号码系统的工作内容。

史蒂夫·克罗克：

我们在域名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假设我们停用一个域名，例如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的“cs”，然后在五年后想着应该可以将它重新分配给另外一个事物了吧？结果往往还是会产生许多问题。

雷，你曾呼吁大家多关注地址社群，我估计这个问题至少够我们讨论五年，你是地址社群的忠实支持者，你还不断提醒我们说 ICANN 里有两个 N，我们得知道其中有一个属于号码社群。

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吴国维：

是的。我认为雷已经提了好几点。我想补充两点。

就选举另一位董事会成员而言，我建议新的董事会成员尝试多与 ICANN CEO 对话或沟通，因为 ICANN CEO 有时候并不一定了解 ARO、号码社群以及其运营方式。他们有时甚至并不了解号码社群，

我们并不在这里制定政策，我们是在社群中制定政策。我们来这里，（听不清）所以我认为新董事会成员应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以便让 ICANN CEO、ICANN 员工和其他 ICANN 董事会成员了解这个社群的运营方式。

当然，罗恩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第二点，他不仅要与 ICANN 员工和机构沟通，还要与其他社群沟通，因为

对于 ICANN 中的某些社群而言，例如 GNSO 或一般会员社群，如果没人与他们沟通，他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号码社群的运营方式。因此，我认为这个人要拥有良好的沟通技巧，擅长与外部社群和机构进行对话。

史蒂夫·克罗克：

非常感谢。我补充一点，我有时会考虑董事会运营的下一阶段，我们现有的董事会运营部门非常强大。

梅丽莎 (Melissa) 在不在这里？哦，她在那边。

梅丽莎·金 (Melissa King) 女士是现任董事会运营部副总裁，同时也

是负责支持董事会的那个团队的领导者。现在情况已经大大改善，目前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董事会成员之间彼此交流，并向董事会中不了解技术的成员介绍互联网的技术知识，特别是有关号码社群的信息，我可能还会访问几个 RIR，并在以后实际参与其中。

所以，我希望提高我们的影响力，我以后可能会经常联系你并问“介意某人顺道拜访你一下吗？”

我认为新的董事会成员还应该承担这些职责。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非常感谢。我是乔治·萨多夫斯基。

刚才史蒂夫提到雷呼吁我们了解号码社群以及有关 ICANN 中有两个 N 的问题，我就这个说几句。

关注域名方面的问题真的很简单，因为我们事实上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域名打交道。我们想知道如何才能最高效地与你们互动，我们想了解你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帮助，你



们可以通过新董事会成员或者现有成员来落实此事。

我们欢迎任何建议。至少我个人是很欢迎的，我想其他董事会成员应该也会赞同我的观点。非常感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那我也就互动的问题简单说几句。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我们当然会继续邀请 ICANN 社群的不同成员参与将定期于全球各地举行的 RIR 会议。我们很乐意将你们介绍给其他号码社群成员，我们也很乐意看到你们出席会议。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非常感谢。我是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我有一个问题。ICANN 正在向新的会议政策过渡。有一种叫 B 形式的特殊会议。这种会议时间短，主要讨论政策问题。我不知道会议 B 是否包含向 ICANN 社群介绍号码政策的环节，你们是否会跟大家介绍这些？因为我知道你们将在其他会议上进行政策制定工作。

你们会考虑此事吗？

路易·李:

实际上我一直在努力促成无争议的全体大会环节，以便我向大家介绍号码政策。

我们一直在工作坊会议中开展此项工作，但成果有限，因为时间安排方面存在冲突，大家往往会讨论域名或管理权移交方面的问题，号码政策方面的问题往往得不到重视。

我是准备了一些幻灯片来介绍目前正在讨论的政策以及最近实施的政策，并在其中详细介绍了全球各地的不同政策类型。

这些政策大多是地区性政策。所有人都生活在特定地区，所以这些政策会在某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所有人，举例而言，如果你要给域名服务器申请一个 IP，那这些政策就会影响到你。

史蒂夫·克罗克:

稍等一下。

这是一个半严肃的问题。

你建议设置一个全体会议环节。但全体会议环节代价很高，而且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考虑的是，如何才能让这个环节即具有极高价值，又安排得很紧凑？

我想到了 TED 大会形式。但是，要圆满举行 TED 大会，准备工作很花时间，而且需要进行练习。你愿意承担这么麻烦的准备工作，并为 TED 大会形式做很多练习吗？

当然，我这是半开玩笑。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那样的标准做准备，那一切都会很顺利，很有效率，不过这些都是我刚想到的。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选择，但如果我们要朝那个方向努力，那我会投你一票。

雷·普拉扎：

史蒂夫？

好的。路易所说的实际上是指，每当地址理事会准备讨论他所说的事情的时候，总会与其他重要的当前讨论事项有冲突。我们并不是要求理事会完全不理睬其他选区的大量问题，但在他们于星期五会议结束时解散之前，路易得有机会就正在地区层面讨论的政策发起一场讨论，以及有机会展示、讨论并指出这些政策对通常不被视为地区互联

网注册管理机构客户的与会人员有何影响。

而在此之前，大家可能已围绕域名问题中的目录服务、WHOIS 和隐私等事务进行多次讨论。而地区注册管理机构早在 10 年之前即已讨论过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并已予以解决。

现在我们亟需寻找一种让大多数参会人员能够听到这些政策介绍的方法。时间不需要太长，但在这个特定时间段内，人们不能安排去别的什么地方，而且这个机会要适合做此事，我们要设置一个开放的房间，而所有其他无关人士都在别的房间中。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我们团队正在记录此事，我们已注意到你刚才说的某些内容。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你是否想--

德米特里·柯曼约克 (DMITRY KOHMANYUK)：

我叫德米特里·柯曼约克，来自地址理事会。

作为来自 ASO 的 MSWG 代表，我要补充说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降低地区政策介绍工作的优先级，也

就是他们所谓的跨选区工作。虽然新的安排仍在制订过程中，但我认为这并不影响 ASO 向其他社群介绍其当前的工作。

和史蒂夫评论一样，我也认为视频很有用，而且我们也应该就此做一些练习。这并不仅适用于某一个 ASO，它适用于所有机构。

（听不清），发表你的评论，你的意见很中肯，是个好主意。

我认为我们逐步从会议中消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别忘了，我们所说的会议是 ASO 在 ICANN 组织机构中自己举行的会议，所以--

史蒂夫·克罗克：

这事值得思考。

德米特里·柯曼约克：

--就是第二栏。

路易·李：

谢谢。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叫谢林·查拉比，是董事会成员。

我想就乔治刚才发表的意见说几句，他要求董事会、NRO/ASO 以及管理层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协作，

我对此表示支持。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如何继续对话，如何继续协作。

我个人认为，仅到这里来开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制订一些方法来让我们保持紧密联系，在我们之间进行开放的对话。

希望大家就此提供意见和建议。这很重要。非常感谢。

汉斯·彼得·赫伦 (HANS PETTER HOLEN):

我叫汉斯·彼得·赫伦，是为 RIPE NCC 制订政策的开放政策论坛 RIPE 的主席。

我想就互动说几句，我觉得大家该讨论这个问题了。就像阿克塞尔 (Axel) 说的，RIR 会议欢迎所有人参加。RIR 不仅召开政策会议，还举行 B 形式的会议，还会前往各地区举行当地会议。上周，我们在乌克兰举行了一个地区会议。我们还在俄罗斯喀山以及中东举行过会议。除了两场 RIPE 会议外，我们每年还会举行七八场会议，许多会议的与会人员可能有一两百人，ICANN 员工也会来参加，这是一个好现象，不过我希望董事会成员也能抽空亲自来参加。

你们能够在会议中与某些从来没参加过 ICANN 会议的社群成员见面，他们甚至还可能因为距离关系无法前来参加 RIPE 会议。

这样，你们就能有机会与当地社群见面，理解他们遇到的问题。

他们的某些问题很有意义，是当地的特殊问题。在会议中，不仅我们会向他们介绍一些信息，与会人员也会彼此分享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

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我是戴维·奥利佛，政策制定支持副总裁。

刚才里纳利亚就 B 形式的会议计划发表了一些意见，他希望能减少有冲突的时间安排，并提供更多讨论机会。我想就他的意见强调几句。如果你要就号码方面的政策制订、域名方面的政策制订、最佳实践以及如何确保我们有效协作等举行会议，我很乐意帮助你协调会议或者担任会议的联合主席。还可以邀请 ICANN 英才计划成员参加，他们是来自各地区的新人，所以这种方法挺好。我支持这种做法。

吴国维:

我是吴国维。

戴维，非常感谢。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在八月举行的 APNIC 雅加达会议的地区日中，地区 APNIC 希望我们邀请域名社群成员参加 APNIC 会议。ccTLD 已出席会议，包括各主要的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因为我们首先在雅加达建立了地区域名社群，他们后来表示他们原来希望首先在洛杉矶建立地区域名社群，然后尽快推广至其他所有地区，但此事并未达成。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吴国维的提醒。

法迪 (Fadi)。

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E):

根据大家刚才发表的评论，我在访问奥斯卡 (Oscar) 及其社群时获得的良好经验，以及郭又铨 (Kuek) 与 APNIC 共同做出的优秀工作，包括共同会议等，再加上刚才路易的意见，我觉得可以首先从交换全体会议环节开始，让 SO 有机会与我们举行全体大会。我们可以在他们每年召开六次的会议上设置全体会议环节，因为我们那时也会在场。同时，这个机会可以确保所有社群都



能知悉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从而我们不再需要亲自去向大家介绍域名政策的新情况。我是指他们并不关心此事。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 ICANN 的一般性事务，包括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我们充当的协调者角色。同样的，社群也应参加。

我看到很多人在点头，有人要就此事发表意见吗？然后我们就可着手落实此事，尝试实行一年，然后再讨论是否有必要这么做。

雷·普拉扎：

法迪，我们之前的地区注册管理机构会议就是这么做的。然而，在 2004 年签订 ASO MoU 后，我们就慢慢不那样做了。现在还坚持参加的就只有戴维的某些支持者和 IANA 成员了，还有一些全球领袖也会来参加，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一环节或者与你进行小组讨论。

我对此事表示欢迎。

法迪·切哈德：

是的。如果能将其制度化，那就能整合到流程中。我们团队随时准备落实此事。也就是说 SO 有这么一个环节，他们会向整个机构社群通

报最新情况，对吗？这一改革很好。

我们好像被点名了。

[笑声]

我们的域名社群工作很重，欢迎我们名称中的第二个 N 承担更多责任。所以...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法迪。汉斯·彼得。

汉斯·彼得·赫伦：

我补充一点，ICANN 在每场 RIPE 会议中都有这么一个环节，从一开始就这么做了。我们即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场 RIPE 会议。此会议计划在前几天已经发布。我们会设置闪电对话、十分钟倒计时讨论，还将设置一个环节，以便 ICANN IANA 与 RIR 共同进行地区政策讨论。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并向 RIR 社群提供意见和建议。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汉斯·彼得。由于时间关系，建议继续讨论下一个议题。

汉斯·彼得·赫伦：

他们在说我呢，RIR 也会这么做。

阿克塞尔·鲍里克:

好。非常感谢。现在进入下一个议题。

接下来是 **CCWG** 成员的差旅补助。

鉴于 **ICANN** 是一家为全球提供服务的国际化组织这一背景，这个话题很有意义。

奥斯卡要求发言了。

奥斯卡·罗伯斯 (OSCAR ROBLES):

谢谢，阿克塞尔。

四个月前，我与部分员工及董事会成员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那时没办法派代表参加某个 **CCWG** 会议。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决议。我知道你们正在研究此事。这事涉及 **ICANN** 必须遵守的规则，因为存在一些禁令之类的限制。

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实施这一决议，从而让号码社群的不同代表能够以适当方式参与这些委员会。

史蒂夫·克罗克:

艾米 (Amy)，你来评论几句？

艾米·斯塔索斯 (AMY STATHOS):

当然可以。如你所说的，我们正在研究此事。为了帮助成员参与会议，我们曾提交一份许可申请。

但这些许可申请不可能是通用的，不可能是批准任何人在一年中随便去全球的任何地点。我们在了解具体地点后才能提交申请。

目前我们有一个待回复的申请。我们知道的最近一场会议就是这个会议。我们已做好准备工作，将在得知下一个地点时作出调整。我们已与当地社群沟通过。一旦得知更多会议地点，我们就会提交加急申请。之前我们曾针对爱尔兰、英国、法国等地提交了申请。而且我们也曾要求他们做加急处理。

不过，这次情况有点特殊，时间很紧。

我们会继续尽量跟进，以便尽早知道何时能得到点什么信息。但我们没办法做任何保证，我们只能说我们会尽量定期跟进，确保他们会尽快回复我们。

奥斯卡·罗伯斯:

我只是希望你们在形成决议时发挥一点创意，希望你们能落实这种决

议，因为这件事不仅仅涉及一两个人，也不是仅仅涉及一两个国家或地区，这是无法以适当方式参与这些委员会的整个号码社群都面临的问题。

希望你们在形成决议时发挥一点创意。我们愿意帮助你们解决此事。由于之前没有形成决议，所以我们决定在此次会议中参与。但我们不可能无限期地等待。毕竟已经过了四个月了。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尝试采用之前提出的几种会议形式，但是，请在形成决议时发挥一点创意。我们已因此处于不利地位。

法迪·切哈德：

很抱歉，奥斯卡，“创意”和“美国财政部”二者不可得兼。这事我们控制不了。我们正在通过美国政府推进这些提案。我们没办法变更某些法律。因为有一些既定程序，虽然这些程序不好，但它们毕竟是程序。

就像艾米说的，我们会尽力而为。顺便说一下，虽然这事仅影响一个国家，可能也只影响一个人，但不管怎么，他都是我们社群的重要一份子。

我们会努力推进此事。我会问问我们的团队，看能否通过华盛顿方面推进此事。但这是关于流程的事情。你已经 -- 好的。

令人不快，但没办法，事情就是这样子。希望新的局势会让这些问题尽快成为过去。

奥斯卡·罗伯斯：

我理解，但我们得小心对待。我们的政治家可是擅长于有创意地树立新敌人的。

法迪·切哈德：

是啊。

奥斯卡·罗伯斯：

今天惹了这个国家，明天又去惹另外一个国家。

法迪·切哈德：

我理解。

奥斯卡·罗伯斯：

所以我们得有创意地再次考虑此事，并就这方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形成正式决议。

法迪·切哈德:

对。

奥斯卡·罗伯斯:

我们还需要谨慎对待要就此问题落实的决议，否则那些认为这里并不适合建立这些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就会开始争论。

法迪·切哈德:

这很公平，奥斯卡。ICANN 无法修改美国的全球政策。你可以放心。我们有一套制度，有严谨的行事规则。我不希望让你产生 ICANN 没有尽全力工作的印象。

在根据美国政府严谨的法律制度为前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个人提供差旅补助时，我没法有创意地应用规则，因为我不能违反法律。我得遵守那些法律。

但我跟你保证，我们会尽力争取，会尽全力，我会在本次会议结束后亲自跟进，并与团队成员再次讨论。我知道他们也尽力了。很抱歉发生这样的结果。请不要认为我们没有认真对待此事。面对如此严谨的法律制度，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这么多。很抱歉。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法迪。我记得你今天说的话了。

马丁 (Marty)。

马丁·汉尼根 (MARTIN HANNIGAN):

大家好，我是马丁·汉尼根，来自 Akamai Technologies。我记得上次法迪在阿根廷会议上跟某个顺利入境的成员说他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人大概是来自伊朗或者其他地区。

我想说的是，大家可能有点误解，就我所知，如果要进入古巴境内，你可以选择申请新的普通许可，它与旧的 OFAC 要求的许可有很大不同，而且申请难度小得多。事实上，我还准备在几个月后去趟古巴。我不需要申请任何许可。我们需要遵守一些必须遵守的严格规定。我不是个律师，但我认为此事值得我们付出更大努力。非常感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马丁。

菲奥娜 (Fiona)。

菲奥娜·阿松加 (FIONA ASONGA):

我是菲奥娜·阿松加。我认为 ICANN 得给我们一些帮助，因为我



所在的地区明显违反了某些美国条约，或者别的什么事，导致美国要制裁我们。我有亲身体会。

但由于会议地点将提前获得批准，我们不应该在该出发时才开始申请。老实说。会议团队批准会议地点后，负责跟进许可的工作人员应该马上开始申请许可。

随着我们继续邀请全球社群参与 ICANN，可能很快会有来自肯尼亚-索马里、索马里-索马里、邦特兰-索马里的人受到指派，需要参与到 ICANN 中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得调整一下某些人的角色，多关注一下他们，确保更有效率地通过申请，因为规则确实很严格。重申一下，如果我们做好计划、工作有效率、在跨部门之间做好协调沟通，这项工作还是可以及时完成的，因为我知道，如果肯尼亚、美国发生了什么，那我就属于那类人。我乐意参与进来。

我不知道如何 -- 我们应该做好准备。需要制订好计划，并做好准备。谢谢。

法迪·切哈德:

当然，菲奥娜，其实我们每场会议都会提前申请的。

问题是 **CCWG** 经常匆匆忙忙地决定开会地点。至于我们举行的会议，我们每次都提前申请了。老实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我希望你了解这一点。

另外，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讨论的议题不是入境，而是差旅补助。是向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个人提供金钱补助。我们在差旅补助方面需要遵守一些特殊的规定。这才是现在讨论的议题。

阿克塞尔·鲍里克：

我们明白这一点。我的个人想法是，在通过官方渠道申请许可之类的东西时，我们也许可以灵活一点。如果发现可能导致此类问题的问题，请与社群多沟通。我们是一个大社群。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问题。这一点很重要。

乔治，抱歉。

乔治·萨多夫斯基：

我简单说两句。当参与人员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时，那就会遇到签证问题。我能够设想到这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要考虑国家或地区、签证、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从某种程度上说，会议团队应

该考虑此事，就让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能够进入我们选定的会议地点所在国家或地区这一工作而言，我觉得有必要予以高度重视。非常感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非常感谢，乔治。

好的。时间有限。现在进入下一个议题。这个议题是 IANA 管理权移交和进展。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的事情。我当时曾说过号码社群在 SLA 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就是 IANA 服务合同；我们有兴趣了解 IANA 管理权移交的总体情况；我们很乐意为这些有关 IANA 服务的问题快速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即将准备好合同；我们期待 ICANN 能够签署这个进度已超前于移交过程本身的合同。基本上，我们计划先做好合同方面的准备工作，然后在获得 NTIA 批准后立即签约。

也就是说我们已取得一些进展。我们已发布几个 SLA 草案供公众评议。我们已考虑相关评论，并且回复了他们。我们已修订了文本内

容。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还与 ICANN 运营团队坐在一起讨论彼此之间的一些小误会。

不过我很高兴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在运营方面基本上已达成一致。当然，大家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其他意见，例如有些事情还需要咨询一下律师的意见。

这些问题将在下一步处理。我们希望 ICANN 法律团队最好能够在本周安排一些时间给我们，以便推动此问题，最好能够在本周完成这项工作，得出一份大家都乐意签署的协议，如果我们还没有签署协议的话。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

我就通报这些情况。有人要就此事发表意见或者进行回复吗？

雷。

雷·普拉扎：

谢谢，阿克塞尔。SLA 的目前情况让我想起了 2002 年在上海发生的一些事情，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在与 ICANN 的三四家注册管理机构讨论有关 ASO MOU、合同等问题。当时大家在运营方面达成了一致，并起草了一些文件，后

来提交给了 ICANN 法律团队。但后来他们把那些文件改得一塌糊涂，而且告诉我们说那不现实。希望这次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非常感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是的，我还记得。

[笑声]

比尔·伍德科克 (BILL WOODCOCK):

我是比尔·伍德科克，来自 CRISP 团队。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工作已经于 1 月 15 日完成了。大家很有合作精神，这让我很开心。同时，我希望这种合作精神能够让我们在本周结束前把协议给签了。我们就实际性问题达成了一致，现在只有一点法律相关的工作要做了。大家在本周内都还会在这边，希望我们在本周多关注这件事情。大家在过去的 11 月、12 月和 1 月中都很辛苦，如果能在本周内争取把协议给签了，那想必大家都会很开心。非常感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是的。奥谷泉请发言。

奥谷泉 (IZUMI OKUTANI):

感谢 RIR 和 ICANN 为促成和开始实施 SLA 所付出的努力。我看了 ICANN 董事会的声明，得知你们没有在提案中发现任何问题。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们相信 RIR 和 ICANN 会根据号码社群的提案继续努力实施此协议。目前看来进展还不错。就像比尔所说的，我们能够顺利实施此协议，并会比预期的完成时间大大提前。再次感谢大家为此付出的努力。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奥谷泉。补充一句：最近的 ICANN 会议中讨论的问题都很有意义，我重申一下，RIR 的当务之急是推进协议事务，并争取在最后把协议落实。

ICANN 方面的人有什么要说的吗？

雷·普拉扎:

这合同早该签了。

阿克塞尔·鲍里克:

我深表赞同。其他人有什么意见吗？法迪？

法迪·切哈德:

为了降低大家的期望值，我得说几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面时，我们就有把协议给签了的想法，我们

希望当时就签了，然后一起去喝一杯桑格利亚汽酒。然后再来点健力士酒。不过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去喝拉基烧酒。至于具体何时能签署协议，我们也受到了些限制。

如果我们能作主，那我希望马上就签，因为大家说得都对。

大家都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进展很不错。我们这边也没什么问题，都准备好了。现在我们正在处理的是我周一向大家介绍的三个实施阶段。在从现在到发出提案这段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在从提交提案到拉里 (Larry) 批准提案这段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至于拉里什么时候能批准提案，这取决于 DOTCOM 法案，可能还需要认证，也可能直接就批准了。再就是，在那之后至 9 月 30 号那段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这就是实施的三个阶段。我们在华盛顿与 NTIA 开了个会，讨论我们开展工作时遇到的合同和政治限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那些问题，阿克塞尔，大家都还在这里。就我看来，自然是越快越好。但现实情况由不得我们，有些东西不受我们控制。

阿克塞尔·鲍里克:

是的，我理解大家对于结果的敏感性，员工也希望有此结果。虽然我很想在几周后在布加勒斯特告诉我们社群说协议已签好了，但我可能做不到。作为第二好的结果，我希望 ICANN，包括法律团队和我们自己，能拟定一个可以随时签署的合同，这样，只要上面一批准，我们马上就可以签了。雷，--

法迪·切哈德:

抱歉，插一句。我们也与他们讨论过先与你们签一个有条件的协议，但这事也没谈下来。他们的法律顾问还在审核这个提议。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此事。不管怎么样，我想你也理解这个情况的，阿克塞尔。我们正在讨论。

阿克塞尔·鲍里克:

非常感谢。雷。

雷·普拉扎:

我等下要讲另外一件事。如果这个问题还没讨论完，大家先继续讨论这个吧。

阿克塞尔·鲍里克:

很好。有请克雷格 (Craig)。



克雷格·吴 (CRAIG NG):

我是克雷格·吴，APNIC 的总法律顾问。我强调一点，在第二版 SLA 中，我们插入了一条特别的先决条件条款，用于规定在 ICANN 免除对 NTIA 的目前责任之前，SLA 将不具效力。我就是想说这个。

法迪·切哈德:

克雷格，这个条款可以解决前面两个问题。第一可以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它为我们设置了一个先决条件。第二，它可能会也可能无法帮助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

克雷格·吴:

我理解。

法迪·切哈德:

--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仍然在设法落实此事。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努力落实此事。我希望你知道 ICANN 已准备好了。你的提案很好。我们现在需要寻求一种对大家而言都安全的方法来落实它。

克雷格·吴:

谢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很好！很感谢 ICANN 为此付出的努力。雷。

雷·普拉扎:

谢谢，阿克塞尔。NRO 或者地区注册管理机构中有人要就 PTI 发表意见吗？

阿克塞尔·鲍里克:

PTI 问题。是的。我之前曾说过，我们希望能马上与作为 IANA 运营商的 ICANN 签署这个协议。同时我们希望能通过某种方式实现移交，或者分配给 PTI，如果最终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但目前我们无法准确知道情况会怎么样。还有人要就 PTI 发表意见吗？比尔。

比尔·伍德科克:

我赞同奥谷泉有关 CRISP 团队的意见，以及约翰 (John) 有关 ARIN 的意见。不过总结一下我对这些讨论的理解，我们需要多加关心 PTI。这事很重要。与 ICANN 签约对我们有利。如果 ICANN 不得不实施 PTI，并且选择通过 PTI 来落实此事，那我们也觉得可以，只要我们无需对此有特别了解。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比尔。阿西那 (Athina)。

阿西那·弗拉格库里 (ATHINA FRAGKOULI):

是的。众所周知，--CRISP 团队在 PTI 概念完全成型之前即完成了提案。我们对 ICANN 很满意，我们将继续与 ICANN 维持合同关系。提出 PTI 的概念后，我们--对了，我叫阿西那·弗拉格库里，是 RIPE NCC 的法律顾问。我和其他 RIR 同事共同起草了 SLA。

开始起草 SLA 时，我们考虑了此事。我们认为没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 ICANN。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情况。这符合 CRISP 提案内容。然而，我们也知道有关 PTI 的讨论。我们知道这可能事关 IANA 运营商继任者。所以，我们在 SLA 中规定 ICANN 可以与其他方签订服务分包合同，并重新分配 SLA 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就是这样。非常感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阿西那。有请吴国维。

吴国维:

我觉得雷实际上在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确实出现 PTI 的情况，RIR 是否能够灵活地开展你所说的工作。这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RIR 对 PTI 有什么看法？这是

否会影响 RIR 与 ICANN 的关系？  
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

阿西那·弗拉格库里：

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与 ICANN 签订了合同。所以对我们而言，ICANN 如果与其他方签订分包协议，那就要承担相应责任。ICANN 是我们合同的另一方。

阿克塞尔·鲍里克：

协议里应该有条款规定号码社群必须同意分配给 PTI 吧？分配给另外一方。

阿西那·弗拉格库里：

是的，当然有。好的。我们协议中对各种分配有规定。

阿克塞尔·鲍里克：

雷。

雷·普拉扎：

如果 PTI 做了些违背 SLA 且影响 IANA 运营的事，那会怎么样？

阿西那·弗拉格库里：

好的。就像我之前说的，根据我们与 ICANN 签订的合同，ICANN 需要对我们负责。所以我们不会向其他方提出损害赔偿诉讼。我们和他

他们没有合同关系。ICANN 可能会找他们。这不是我们的事情。

阿克塞尔·鲍里克:

合同草案对 IANA 运营提出了几点要求，并规定了何人将成为我们合同中的另一方，可能会像目前情况一样，是 ICANN/IANA，也可能变成其他情况，出现别的什么机构，甚至包括 PTI。这些条款很重要，如果发现有条件、要求不符合，那我们最终就需要转而寻找另一家提供商。当然，我们希望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好的。努拉尼 (Nurani)，你是要发表意见吗？我想要--

努拉尼·宁普诺 (NURANI NIMPUNO):

我随便说几句。我是努拉尼·宁普诺，CRISP 小组副主席。来参与这个会议的人应该都知道 SLA 草案已经公布了，但没来参加会议的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些草案已经公布在我们网站上，而且已经经历公共评议期。如果有人有疑问，那我要说，我们并没有关起门来重新起草这些协议。如果有人有兴趣了解这些，那其实它们已经公布了。谢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努拉尼。当然，我们也会尽量提供最新消息。很好。约翰，请讲。

约翰·柯伦 (JOHN CURRAN):

我叫约翰·柯伦，ARIN 总裁兼 CEO。我想说的是，努拉尼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我们已与 IANA 团队开会研究大家所关注的运营方面的问题。SLA 的大原则由 CRISP 团队制定，我们也贡献了一些意见，但我们还需要确保大家关注的报告和请求处理流程对于 RIR 来说是适用的。同样的，我们知道 ICANN 法律团队仍在寻找机会来审核所有内容并提供意见。实际上，我们今天开会可能会产生一份工作草案，而这份草案与已公布的草案其实略有出入。我们需要集中讨论，让 ICANN 法律团队有机会进行审核。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评论。已公布的草案中显然没有包含 ICANN 法律团队尚未提供的意见。集中处理某些问题后，我们就能够再将草案公布给社群。我澄清一点，我们本周开始用的工作草案不必是现行版本，但相关意见整合完毕后，我们应该尽快将其公布给社群。非常感谢。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约翰。我们还剩下大约 5 分钟时间来就 ICANN 问责制进行一些一般性讨论。这个议题应该很轻松。菲利兹 (Filiz) 好像很想发言。

菲利兹·伊玛兹 (FILIZ YILMAZ):

非常感谢。我是菲利兹·伊玛兹。之前我在 Akamai 工作，不过今天我的身份是地址支持组织地址理事会副主席。抱歉，我可能插了个队，好像另外也有个人准备起来发言了。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与上一个议题有关联。围绕 CCWG 的讨论以及问责制问题与 IANA 移交工作时间表有直接关联。有些地区社群对此非常敏感。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肯定想看到结果。

现在，--关于大家围绕此话题进行的一般性讨论，我一直在通过我们的代表给予关注，我也亲自去参加过相关会议，让我吃惊的是有人使用了“一致意见”这个词。在我看来，在那种背景下，这好像是要求所有人都同意所有细节问题，并达成绝对的一致。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在我们看来，一致意见是一种观念--这是在地区互联网社群中存在已久的观念，我们在政策制订机制的应用中早就实行这个观念了。我

们并不认为这就是直接（听不清）。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达成完全一致看法。它给我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至少需要就哪些达成一致。如果你的理想方案并不是讨论的结果，为了达成一致，作为折衷措施，你的底线在哪里？至少做到什么程度是你接受的？这样就能让所有人都受益。

在这个背景下，我想 ICANN 董事会成员应该很熟悉这种观念。我们需要想的问题是，ICANN 董事会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我希望董事会成员，包括将深入参与这些流程的未来的董事会成员，推动大家形成这种观念，设法让大家多关注这个观念。另一个问题，我想再问一下，据说有人在呼吁所有社群关注当前问题的折衷措施，那我们至少会在哪些方面达成一致，底线是什么？我希望 ICANN 董事会提供这些帮助，向大家重复我刚才说的观点，以便大家尽快达成一致。非常感谢。

雷·普拉扎：

谢谢，菲利兹。非常重要。奥谷泉请发言。



奥谷泉：

ICANN 董事会要就菲利兹的问题作个回复吗？要不我先说我的意见？好的。我是奥谷泉，这次是以 CCWG 的 ASO 代表的身份发表意见。我完全理解并同意菲利兹刚才提出的观点，我们是来自同一个社群。同时，我对 CCWG 工作的目前进展也持乐观态度。就我看到的而言，现在主席会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底线和理想方案，这与大致达成一致的观念很接近，我们不去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案，我知道努拉尼之前在另一场会议中已表达这个观点。作为 CCWG 的 ASO 代表，我想重申并跟其他 CCWG 成员分享一下这个信息。就是分享一下我掌握的信息。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奥谷泉。

乔治·萨多夫斯基：

谢谢。我是乔治·萨多夫斯基。我现在负责跟进 CCWG，最近三个月我与他们有密切交流，我们之间的往来邮件约有 3,000 封。让我颇感受挫的一件事是，他们的流程有书面规定，并且控制严格，例如提案

的初步概要如何制定，而且他们不进行社群范围的深入讨论，例如通过开放论坛让除负责指导流程的中央团队之外的成员发表意见。我想问一下，**NRO** 方面要就提案问题站在他们的立场发表一下看法吗？你们是什么想法？你们对后面的工作有什么预测？等等

阿克塞尔·鲍里克：

好的，我来说几句。你可能已经看了 **NRO** 几周前发布的声明，你可能觉得声明中的内容基本都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依赖合同协议来保障可执行性和问责制。对于在 **CCWG** 内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我们将一切都很好地控制在 **RIR** 的角色中。但是，我们了解并讨论过各种机制，昨天我们还与 **CWG** 主席举行了会议，以讨论此问题。我们认为 **ICANN** 是一个由指定人运营的组织。我们希望工作中尽量不要有什么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鼓励各方面的成员畅所欲言，确保当前组织维持多指定人结构。然而，话虽如此，我们是很灵活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这还可行，那我们就会从中受益。我们有点担心单一成员或单一指定人方面的安排，因为我感觉在

单一新实体方面，组织可能会要求说明具体实施细节，而这在过去是没有深入讨论过的，或者可能是我不知道此事。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点担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有请吴国维。

吴国维：

好的。我参加了洛杉矶以及这里的 CCWG 会议。就像你说的，根据我的个人观察，我觉得 CCWG 中有些问题。在 CCWG 中，我并没有发现明确的一致意见机制。也许是因为我来自 APNIC。我们知道一致意见意味着什么。每次在成员会议中讨论政策问题时，我们会请大家举手表决，看是不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或者表示弃权或反对，但在 CCWG 中，我没有看到这种机制。有时候一致意见仅仅是基于--我不知道是谁来决定是不是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可能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此事还处于设想阶段，没有进入实施阶段。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他们在讨论要解聘一个董事会成员，我并不是要表示反对意见，但我觉得奥谷泉知道我与 CCWG 的人讨论过，例如台湾，我们有解聘制度。50 年，一直

没什么用。一直没什么用。因为我  
觉得（听不清）。董事会任期仅有  
三年。你解聘一名董事会成员。任  
命一名成员后，你起码得让他工作  
半年或者至少一个月，或者一年来  
表现自己吧，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解  
聘他，对吧？

然后还有辩护方面的问题。如果你  
要解聘我，我能为自己辩护吗？你  
得给他六个月或一段时间来辩护。

然后还有最终决定方面的问题。这  
时候可能他的任期已经快结束了。  
那么走这个流程还有什么意义？

在考虑解聘董事会成员的想法时，  
你得考虑整个流程。现在，他们还  
没有走完整个流程。他们还处于设  
想阶段。老实说，我很担心这个。  
因为真的进入了实施阶段，那可得  
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国维。我之前也有讲到实施  
方面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事情会变  
得怎样。

我得道个歉。有点超时了，我们得  
抓紧时间，长话短说了，比尔。然  
后我们就结束会议。

比尔·伍德科克:

好的。没问题。我认为关系到号码社群利益的 ICANN 问责制措施在 SLA 中得到清晰、全面界定。

关系到域名社群利益的问责制措施正在 CCWG 内部热烈讨论。我认为社群过度干预 CCWG 是一个很糟糕的做法，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这可能导致域名社群的人过来干预我们的业务，他们社群比我们大得多，我可不想惹上他们。

第二点：我很担心导致大家误以为号码社群与域名社群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误会 CCWG 的工作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号码社群，我们绝对不希望给大家留下这种印象。

我们三个独立职能部门，希望大家能认清这点。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比尔。雷，该总结会议了吗？

雷·普拉扎:

是的。除了比尔刚才所说的意见外，ASO MoU 方面以及 ICANN 与 NRO 之间的往来信函中也规定了问责制措施。

所以我们的问责制措施是比较到位的。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有那些文档。

阿克塞尔·鲍里克：

谢谢，雷。

时间控制得不好，抱歉。现在麦克风交给主席，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大家。本次会议氛围很好。与你们开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就像我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我们希望提高参与度和可见性，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跟进此事。

[鼓掌]

**[会议记录结束]**